

新安張潮輯

虞初新志

商務印書館

原叙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鉅釘人物。補綴欣戚。累綴連篇。非不詳贍。然優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不。戚。烏足令。就。奇。攪。異。之。士。心。開。神。釋。色。飛。眉。舞。哉。况。天。壤。間。瀟。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無。

無。忽。為。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

異。所。載。者。為。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為。小。說。

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爾。也。猶。是。原。本。所。撰。

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之。合。為。十。二。卷。

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軼。無。多。

小。廣。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

凡。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

爭。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仿。摹。逼。肖。誠。所。謂。古。

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不。有。且。有。理。之。所。無。竟。為。

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悟。無。端。而。欲。歌。

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傳。其。似。也。夫。豈。強。笑。不。懽。強。哭。不。

戚。鉅。釘。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

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懷。也。已。

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山來氏譔

謹。按。湯。臨。川。虞。初。志。原。本。未。傳。作。者。氏。號。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為。漢。武。帝。小。吏。衣。黃。乘。轎。悉。訪。天。下。異。聞。異。事。蓋。以。是。名。其。書。也。山。來。又。識。

虞初新志目錄

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魏叔子文集

大鐵樵傳魏叔子文集

徐霞客傳文津選本

秋聲詩自序文津選本

盛此公傳賴古堂集

湯琵琶傳四照堂集

小青傳

義猴傳會秋堂文集

卷二

柳敬亭傳梅村文集

汪十四傳鷹樓集

武風子傳邵村雜記

記老神仙事邵村雜記

瑤宮花史小傳西堂雜編

九牛壩觀舫戲記文獻

卷三

魏 蕭冰叔

魏 蕭冰叔

王思任季重

林嗣環鐵崖

周亮工滅齋

王猷定子一

失名

宋 曹射陵

吳偉業梅村

徐士俊野君

方亨咸邵村

方亨咸邵村

尤 桐展成

彭士望達生

馬伶傳壯悔堂集

顧玉川傳文澗選本

冒姬董小宛傳藝芝集

賣酒者傳魏叔子文集

一瓢子傳瀾園文集

宋連環傳爽齋居集

卷四

義虎記文津選本

丁藥園外傳文澗選本

寄暢園聞歌記曼翁文集

陳小憐傳雙雅堂集

賣花老人傳新柳堂集

神鉞記諧臯廣志

焚琴子傳辟園文鈔

四氏子傳藝芝集

卷五

柳夫人小傳藏山集

換心記諧臯廣志

秦淮健兒傳笠翁一家

侯方域朝宗

曹 禾峨眉

張明弼公亮

魏 蕭冰叔

嚴首昇平子

李煥章象先

王猷定子一

林 駱鹿菴

余 懷濟心

杜 濟十泉

宗元鼎定九

徐 芳仲光

顧 彩天石

張明弼琴牧

徐 芳仲光

徐 芳仲光

李 漁笠翁

山東四女祠記聽鶯堂集

魯頌傳爲可堂集

林四娘記楓齋焚餘

乞者王翁傳懸傷編

雷州盜記諸阜廣志

花隱道人傳爲可堂集

卷六

張南垣傳梅村文集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郭老僕墓誌銘壯悔堂集

五人傳街南文集

簾洞虛小傳湘颺堂集

鬼孝子傳會秋堂集

黃履莊小傳奇器目略

書戚三郎事賴古堂集

紀周侍御事大有奇書

姚江神燈記爲可堂集

記盜手授鈔本

黃始靜衡

朱一是近修

林雲銘四仲

徐芳仲光

徐芳仲光

逸名

吳偉業駿公

方苞望溪

侯方域朝宗

吳肅公晴巖

傅占衡

宋曹射陵

戴榕文昭

周工亮減齋

陸次雲雲士

朱一是近修

楊衡選聖藻

化虎記諸阜廣志

義犬記諸阜廣志

奇女子傳懸榻編

曲全節義疏邱輿

卷八

江石芸傳強意堂稿

耕雲子傳大陸堂稿

吳孝子傳魏叔子文集

李一足傳四照堂集

王翠翹傳手授鈔本

戴文進傳陳苑文鈔

髻樵傳手授鈔本

趙希乾傳手授鈔本

萬夫雄打虎傳手授鈔本

卷九

劍俠傳漁洋文略

皇華紀聞本書

毛女傳留溪外傳

寶髮生傳北豎諸言

徐芳仲光

徐芳仲光

徐芳仲光

阿畢阮

吳良樞璿在

洪嘉植去蕪

魏禧冰叔

王猷定于

余懷澹心

毛先舒稚黃

顧彩天石

甘表中素

張愁南村

王士正阮亭

王士正阮庭

陳鼎定九

陸次雲雲士

王義士傳留溪外傳
紀陸子容事霞舉堂集
雌雌兒傳留溪外傳
再來詩識記古今文繪

陳鼎定九
王暉丹麓
陳鼎定九
沙張自定峯

卷十
筠廊偶筆本書

宋榮牧仲

金忠潔公傳國儀集

董以寧文友

核舟記茅齋集

魏學洵子敬

沈孚中傳北墅緒言

陸次雲雲士

愛鐵道人傳留溪外傳

陳鼎定九

北墅奇書大有奇書

陸次雲雲士

鬼母傳古今文繪

李清映碧

狗皮道士傳留溪外傳

陳鼎定九

烈狐傳留溪外傳

陳鼎定九

卷十一
過百齡傳古今文繪

秦松齡留仙

八大山人傳留溪外傳

陳鼎定九

圓圓傳北墅緒言

陸次雲雲士

嘯翁傳留溪外傳

陳鼎定九

客窗涉筆大有奇書選本
聞見卮言大有奇書選本
樵書大有奇書選本
錢塘子生三世事記學文堂集
活死人傳留溪外傳
義牛傳留溪外傳

失名
顧程美輝六
來集之元成
陳玉琪椒峯
陳鼎定九
陳鼎定九
陸鳴珂次山
陳鼎定九
羅坤宏載
陳鼎定九
陳玉琪椒峯
陸次雲雲士
王暉丹麓
陳鼎定九

卷十二
邵士梅傳古今文繪
彭望祖傳留溪外傳
程弱文傳古今文繪
藤衣道人傳留溪外傳
劉醫記學文堂集
湖瑞雜記本書
看花述異記霞舉堂集
孝犬傳留溪外傳

毛奇齡大可
黃周星九烟
毛奇齡大可

卷十三
曼殊別誌書磚西河合集
補張靈崔瑩合傳夏爲堂別錄
陳老蓮傳西河文選

桑山人傳西河文選

李姬傳壯悔堂集

記縊鬼讀律偏纏

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郵寄鈔本

紀老生妄訟手授鈔本

會仙記顧思齋文集

太恨生傳

瘞水蓋子誌石銘

姍姍傳

卷十五

記同夢閩秀

述怪記

啞孝子傳

孝丐傳

乩仙記

中冷泉記

髯參軍傳

李勺傳

毛奇齡大可

侯方域朝宗

王明德今樵

王謙搗齋

吳陳琰寶崖

徐喈鳳竹逸

徐瑤大璧

毛奇齡大可

黃永靈孫

錢宜在中

繆彤歌起

王潔汲公

王暉丹麓

洪若臯虞鄰

潘介幼石

徐瑤天璧

毛際可鶴舫

詩附錄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書姜次生印章前

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

記桃核念珠

核工記

張南邨先生傳

劉酒傳

記古鐵條

唐仲言傳

李公起傳

書鄭仰田事

記吳六奇將軍事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閔孝子傳

人觚

周亮工減齋

周亮工減齋

周亮工減齋

周亮工減齋

高士奇澹人

宋起鳳紫庭

先著還甫

周亮工減齋

詹鍾玉去矜

周亮工減齋

周亮工減齋

錢謙益牧齋

鈕琇玉樞

毛際可會侯

吳書介絃

鈕琇玉樞

事觚

物觚

名捕傳

南遊記

卷十八

聖師錄

海天行記

卷十九

七奇圖說

叨菴偶筆

柳軒叢談奇園寄所寄

嘯虹筆記寄園寄所寄

燕觚觚膜

豫觚觚膜

秦觚觚膜

吳觚觚膜

卷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嘯旨

板橋雜記

鈕 琇玉 樵

鈕 琇玉 樵

姚 口 伯 祥

孫嘉淦 錫 公

王 言 慎 旃

鈕 琇 玉 樵

南懷仁

失 名

失 名

失 名

鈕 琇 玉 樵

鈕 琇 玉 樵

鈕 琇 玉 樵

鈕 琇 玉 樵

汪 价 三 儂

余 懷 澹 心

虞初新志卷一

清 新安張湖山來輯

姜貞毅先生傳

魏 禧 冰 叔

公名埜。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夜起飲之。一甌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竄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啞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為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璐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徵縣。公為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竿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著為令。舊例。製鹽封引。儀徵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

激。為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慙。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成。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間行真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口口相表裏。為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口口事。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卸。為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探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臥土室。無襪。被身。嬰三木。

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闕二十。例凡一椽。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塔下。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一盃。使畢。獻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椽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琛。熊開元。即取畢命。只云病故。衛臣駱養性具奏。有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既於其惹。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為雷同罔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馬公元。臆。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為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尚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乘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

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奇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為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上曰。二臣願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為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釋琛歸。治喪不許。臺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垓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又琛。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為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闕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琛。開元。上報可。謫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開京師陷。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即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大鍼往被垓劾。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忘先帝不

殺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令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墜馬以折股。召瘍醫。竹篋昇之。使者歸報。公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絕。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簧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謚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爲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餽餼集。又著紀事摘繆。皆藏之。魏禧曰。公有贈禱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禱山中也。子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騎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有。始作。備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謚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謚曰貞孝。

金棕亭曰。余遊黃山。訪先生祝髮處。山僧猶藏手蹟數紙。詩格豪放。字畫遒勁。眞希世寶也。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壓卷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

大鐵椎傳

魏禧 冰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旣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解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

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為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關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簫築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惟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慄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子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必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為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徐霞客傳

王思任季重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常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

客生里社寄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觀省以為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湖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儿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襖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攀援上下懸度縵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巖岩為牀席以溪澗為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纒父為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嘗輦輓為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為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華之士無以加也遊雁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問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馬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遊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

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于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岩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奢酋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於塞外。盡歷九邊。蹕過予山中。劇談四遊。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遊。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漓。濕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澗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間。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屢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犂牛徼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憩點蒼雞足。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

王鳴沙以外咸稱。夸國如述。盧阿耨。諸名由句。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元樊法師受諸魔折具。較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迺江紀源一編。寓予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於五嶺。龍長則脈源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鄺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予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雞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倂餼糧具筴。與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漢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元樊。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予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予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問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

齋頌繁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為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峰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其峯屈山趾。計五千仞。為一句之程。既上。燐煙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句而元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為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讐勘而存之。當為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遊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張山來曰。敘次生動。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快讀一過。恍如置身蓬萊三島。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鐵崖

徹呆子正當秋之日。戲門簡出。既有鍼。壁有衷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為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予曰。何言之莊。

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驕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楸枰聲。最佳。曰。何言之元也。一客獨嘿然。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為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眾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囁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雜牀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猖狂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牀聲。夫叱大兒聲。溺餅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歎。以為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齧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人大呼。百兒哭。百犬吠。中問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女子求救聲。曳屋。

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眎。之。一。人。一。桌。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減齋

盛此公名於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於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懷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給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

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閭里閭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中有司尺度侷僚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瘡右臂詘伸不已若指遂不詘伸此公故工書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窻中見者以爲苦願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壁窻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已間至秣陵遊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就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頰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彳亍旅進旅退爭有司塔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

老親子毋嗔予為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
 即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
 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
 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堵前盈尺地與
 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視望之當世而不
 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
 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
 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吟如往昔其書者以筆濡墨納
 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
 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
 危坐繩床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
 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
 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
 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
 母為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
 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
 數日凶問至予為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
 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
 往慰盛母掾歸為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袞妻倍孝謹故無

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贍襦褐不
 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為之友者弔唁
 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掾
 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體粥市石檄南陵令碑
 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庵陳
 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
 邑關公公自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為額
 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
 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歿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
 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守之此公好為古文詞盲而死無
 子弟為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
 休菴雜抄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
 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遺掾就其家抄遺書
 盛母泣曰兒著書咸為人竊去惟有詩若干卷老年人坐
 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填溝壑者憐吾兒並數
 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子受而泣因為之次第
 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鬻弓馳驅而不
 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為詩而不以詩辟
 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堯篋未占嗣續

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藉。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雖其不慎。交遊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姱節奇行。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錢。今尺牘中所傳盛錢侯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官而能文者。自左氏以下。推吾家張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

湯琵琶傳

王猷定于一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

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鑲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仰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鬻策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鶯鶯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蓋簪中跳入篷。應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瘼。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

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鼻漏。人不可避。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聲。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泣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竹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穎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

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爾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尚遜一籌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即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為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豔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唆。慈。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徒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譴躍。條東條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感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

婦。睜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悞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牽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歎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闕。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歎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鳩斷送耶。然病益不支。米粒俱絕。日飲梨汁。蓋許益明。妝治服。擁襖。敬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遺。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

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願語笑。或扇茶。鑑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藝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潛潛。下一。勤而絕時。萬歷壬子歲也。年方十八耳。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啟視之。敍致惋惜。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雲意闌。雲雲不流。舊雲正。歷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

只愁好景小。捲簾又怕風繞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絕句云。藉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為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麟麟。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脈脈溶溶灑灑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燃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啟。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煥噓寒。如依

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耐。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語。誰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獪偷遊。郎側將無。似娣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甯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猜語哮喘。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探鄰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滌沈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畜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稿以來。有宵廝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煙。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

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髮生平於鬢。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感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鳩焚詩處。恨不粉妒婦之骨。以飼狗也。

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口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卽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髮髯憶爲支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闕疑焉。

義猴傳

宋 曹射隄

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吳越間。有鬻髻丐子。編茅爲舍。居於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

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子。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躡躡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嘗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爲昇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遇長啼數聲。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虞初新志卷二

柳敬亭傳

吳偉業梅村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其挾稗官一册。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曰。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

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聞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酒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末也。聞子說者。驪哈嗚嚙。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搖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

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聲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徵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調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窳。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馳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

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檣梧。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己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願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

則歎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蘆。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揚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於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中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稗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嚆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晷之徒。日益貧困。心枝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思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獐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

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踉蹌走新安羅拜於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於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鼎俎乃還驍騎數人如商客裝雜於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以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瞠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為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為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況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即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旁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

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駿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官女也父為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遠當擔簦杖策衛汝以行於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即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為汪十四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為新安生色而文之天矯奇姿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邵村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

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
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
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
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
重一箸成。輒把甌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
醒復悔。悔而復作。然斬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
置酒。招之。造必盡。懼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生
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
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
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
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
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
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懼於威。波靡以從。生獨匿篋中。
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
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
耶。偵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
箸。列金帛於前。設醇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
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
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還。

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
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
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
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
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
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
無時。於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
功臣圖者。箸粗蠶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
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
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與山爲余言其作箸
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末紅。若錐
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
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
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
問之。則他囁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
數十日。或數月。復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
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與山曾作武異人
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
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

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警欬。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奇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楞。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別人。笞掠至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

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礮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昇一甕。橐曰。何需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啟之。可望下馬解甕。則星眸宛轉。脈脈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於獻賊。獻賊曰。此神仙也。當封之。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匠身高六尺。廣額闊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

得已及其半。慄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以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偵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刺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愧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傅以藥。夾以

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於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仙嘯傲王侯間。擁厚貲。闔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明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假假無所適。因禱於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却並肩。自願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拔荆棘。踞巖巖。達於洞。見一道者。坐石上。儻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

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為。余告以求仙。道者晒曰。去。汝非此人。何自苦為。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已而道者曰。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為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於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於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於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於淋。辭統。願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陷於賊。挾此術遊當世。虛扁華佗。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於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

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即祕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亦未必真仙。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燄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况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為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有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 侗 展 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為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為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為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既為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既與予狎。嘲戲百出一座。閨堂。問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

他語久而慄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宵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篔簹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日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飄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來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細簪。著金縷單絲錦綾。銀泥五疊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絕發。顧盼斌媚。不可描畫。寒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交緣。何因泣下歎歎。既有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柬。焚告楚江云。三生知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璫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

鷓鴣天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煙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飡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仗依不舍舊藤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犀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問其以腴詞贈答。如貴之命。游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忠。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之疑也。自爾踪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言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子塵心未盡。負此蹇脩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峯當登第一山。婆婆屹立不可攀。巨靈最

賁。醉。為。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
 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
 遊。玉。田。金。鼎。石。室。豪。如。煙。團。團。握。塵。成。清。談。鐵。笛。一。聲。江。
 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
 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
 三。光。應。列。斗。巍。峨。兩。山。一。劃。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
 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
 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
 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遊。不。竟。口。我。向。瓊。宮。索。記。
 書。大。文。千。言。若。蝌。蚪。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
 但。聞。其。語。而。已。至。崑。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
 花。史。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
 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
 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為。展。子。

九牛壩觀舩戲記 彭士望述生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餘。日。
 有。為。角。觥。之。戲。者。踵。門。告。曰。某。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頷。之。
 因。設。場。於。谿。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躁。於。是。
 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
 箜。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
 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
 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有。一。足。承。兒。兒。
 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
 婦。鳴。金。鼓。俚。歌。雜。俗。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塲。如。前。
 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而。承。之。兒。復。立。案。上。
 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
 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
 承。一。梯。可。五。級。兒。上。之。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閱。其。勞。
 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石。瓦。
 乃。接。木。為。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
 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
 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
 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

亦無不可。

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偃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人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瓦。庖丁之解牛。偃佝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瞖人。臨千仞之蹊。足透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

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婦。媿兒之子。提抱之嬰孩。糊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貨。諸草木之性。拮據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縑。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徹。慄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猴。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爲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泔澼。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譖。曾雞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

叟為戲言也。悲夫。

虞初新志卷三

馬伶傳

侯方域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宗女之問桃葉渡。遊兩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

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稱馬狗。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干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張山來曰。予素不解奕。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於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曠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邵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星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

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於頂。遇風則輿僭覆。徐挂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間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啟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傳臚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而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雀裘。戴柳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橐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罌缶。纍纍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橐駝。擁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愕肝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橐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橐駝。往來旁郡縣。至毘陵驛。橐駝墜於野廂。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橐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

死於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尙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艷發。窈窕嫋嫋。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閨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舉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噴噴。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

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羈。徙之金闔。比下第。辟疆遂其尊人乘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暑。非受廕於炎炙。則必逃之黽廳之徑。一日姬方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懼舊戚。兩意融洽。莫可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衛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抑。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圖。閨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

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鐻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鏑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審。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詩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滄野。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

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盡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寶霍相檄。佻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械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闔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

日坐畫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聞吟得句。與探輯詩史。必捧研席爲書之意。所翁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西崩圻。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卒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榻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眞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暨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遠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立秋澗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宜磁大白。孟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

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萼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旋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豔。其書之瑰異精密。凡古今女子。自項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蠶。寒樹。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筒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界。每歲半塘

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鑊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博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管。碧沉香泛。真如木蘭露。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淫沉水香。世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沈香內革沉。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擊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蕪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夾棧黃熟。近南粵東筦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

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凡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恆打曉鐘。尙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扁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熳。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儿上交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卽四時草木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畧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翳風斜之態。姬扶病三

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積。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繞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齟齬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釀飴為露。和以曬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香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恆有。最嬌者為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為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好。酒後出數十種。

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篙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麝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鱒骨如白玉。油蛸如鱒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食。菌脯如鷄塊。腐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攪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為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皋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為予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深羨辟疆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諄屬入選。快讀一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緝。如此奇緣。能無浩歎。

賣酒者傳

魏 禧冰叔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

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筭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醜飲者必會其肆。里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對咨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囊重費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曰：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怏怏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耐吾金也。雪霽，客行，償博所負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捐其息。貧者立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

者，顏色揚揚，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酒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子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於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洛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話，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髯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驢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醜孝廉園中，頽然一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塗撥，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半舜。

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畫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澧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速營棺具。吾將老焉。王如言為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為題石於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貨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貨。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啟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邇。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

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噴著紙。又以被袖漬墨。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訶斥不起。王曰。得全於酒者。得全於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與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郡門來者。見游在郡。附書於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游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嘗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粧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花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開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個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於文潑中見嚴作。選後而灑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

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錄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噬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箐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熊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履聲。至。璧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即麝。璧察之。乃巖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傳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歿。璧愈厭棄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

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為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貴。險很傾善類。為逆閣。復讎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為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綱事為天下。述逃客耶。吾以是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璧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趨之。急啟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璧雖不當誤道人所期。然排解黨綱處。

亦足見其豪俠。

虞初新志卷四

義虎記

王猷定子一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為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為虎逕。樵踴而蹶者數。傍徨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糜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麋來。飼其子。仍投饑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攀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前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隱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

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勿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謊。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復點頭。我為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願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為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尚有義虎。而人不知。此余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丁藥園外傳

林 璐鹿菴

丁藥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藥園願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

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傑。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儉艷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藥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藥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了儀凡幾輩。藥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藥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藥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蕪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藥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藥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藥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且夕翼事丁郎。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知護騎以告。藥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藥園數得孺子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藥園居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蒞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瀨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贖。換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於庭。藥園復賜吏人鵝炙。時藥

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豬肝一片置七箸。藥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册立西宮。念無嬾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卽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奭棠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驕卒問訊。藥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爲。藥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藥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藥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藥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藥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藥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藥園亦困甚。塞上風刺入骨。秋卽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

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嚼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
 菲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晡。山鬼夜
 啼。餓颺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
 尾擊戶。藥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曰。富登臨
 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
 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
 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
 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得凌
 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識乎。貽書報藥園。惘然悟。又一年
 始歸。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敝瑣屑事。鬚眉活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澹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
 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
 北音。絀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
 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
 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恆以
 深遡。助其淒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
 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

戒。難。毋。務。多。迎。頭。拍。字。撒。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
 短。宜。遒。然。毋。刺。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豔。又。曰。開。口。
 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
 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
 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獨。精。其。技。
 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
 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毗。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擗。管。以。
 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
 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峯。盛。於。梁。谿。者。殆。將。
 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寧。魏。亦。曠。易。漢。
 轍。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
 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標。縹。遲。迴。吐。納。
 瀏。亮。飛。鳥。過。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恟。悅。爲。之。神。傷。
 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
 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
 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
 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
 穎。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
 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

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
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是天際
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而聽響泉。而六
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
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粲粲如貫珠。行雲不流。
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
蓮姓名。斂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絃。十翻蕭鼓。則
樛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
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
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於梁。繫而留仙父子風流。
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於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
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
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
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十泉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
子。贖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
之。悲甚。磨勵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

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
斜狹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
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慫勸。爲
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造遣
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於小
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塘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
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遭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過之耳。
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
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
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
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則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
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爲
之踟躕。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
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
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旣已
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
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佯探之。直小憐是
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
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

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答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官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扇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髻兒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觀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勝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為觴政下令人各引滿既酌自言其心上人為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讓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漉覆觥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為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獨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敵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為乃為詩自傷云只愁

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為薄倖人信乎其為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為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為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為之副范用其言得與室人病訣厚殯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為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為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噫是為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定九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為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即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

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早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以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七於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珏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珏。以販糴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於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鏡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方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諄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悵曰。媪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

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移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鈇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闕而搏。假令神不識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剝刀。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入他廟。神之鈇亦皆能躍而敲之也。蘇子瞻云。掘井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或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鬻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闕至不孝子弒逆處。令人髮指。毗裂。讀至神鈇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於悖逆者。皆以爲未

必即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
 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猶謂未足。
 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
 詬。遽逼其母。死於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
 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違於神。鉞者矣。吾願世之
 為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 彩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為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
 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為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
 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為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
 太過。至斥邊藩。以為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
 生遂棄諸生不為。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
 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
 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願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
 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為哉。誠何為哉。余且燒其詩
 書。絕筆不為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
 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
 逐鱸文。哭之又歷詔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煙瘴。思寇萊
 公謫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

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
 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入
 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
 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
 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
 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樂
 吾豈為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
 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漸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
 踞上坐。為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凄愴。
 嗷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
 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
 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為嗟歎。有流涕
 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
 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為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
 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為久留。常酒後耳熱。
 捧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
 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
 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
 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為款接。以生驚人句。

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鵲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急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傺。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

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之器識。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琴牧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綉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點各半。亦復各時。方其癡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質親疏。怨德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報撻焉。久之。恆撻其父。旣而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子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詆楊墨。莊周詆孔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自爲名焉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陽谷。達濼汜者。皆極力疵詬之。且作噴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詬者。氏子旣撻父母。詈兄嫂。詆題當世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費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枳棘。則益卞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

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頰首者。曰避我耳。嘗之。嘗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嘗之。嘗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闔。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嘗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眺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誹之。不敢言。已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慎毋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告曰。此穢豕也。昔有犬豕臥偃廁中。見獅子過。則負溲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廡。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髻上巨羅。袖中金疊。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入壁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爲儒而撾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撻之哉。且侮撻之。必沽酒以釋之。若嘗兄嫂何也。曰

吾亦戲耳。且子眎吾兄嫂之身。有吾嘗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詆通人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子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煙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顯怨尤侘僚。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無何。其長子某。少亦詔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嘗人然聽其所嘗。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撻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瑩然。若攫食之鷗。頤頰矜張。若索鬪之雞。其氣如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似渾敦。不可教誨。不知話言似禱。祝惡言誣善。貪冒貨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

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云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蒼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五

柳夫人小傳

徐芳仲光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情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煙。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覓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吾可當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於示柳。鑿鉢之頃。蠻箋已

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鬢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髯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豔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逋。晚歲多難。益就窶蹙。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曠宗伯公牆宇孤峻。結侶伺釐。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衆驟起。以責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擔撞詬誶。極於磔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殉意。至是。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寧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免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

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枝。雉朝飛。雙鴛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羸以存弱。趙杵曰以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滎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尙書。而紆其後身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蒼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尚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白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千尋之操。或以一念墮。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聲。委蛻如遺。豈不壯哉。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縈花笑。後半如笳響劍鳴。柳夫人可以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諧於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儻。啞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

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恚。有遠族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惜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囑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己。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閣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摔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槌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

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
 堅功於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間能
 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
 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
 甚迅。健兒自度曰：始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
 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
 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
 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
 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發。棄之曰：此物無用。佩
 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
 鶩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嬰
 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
 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馬用之。以兩手一折刀。
 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問物。非
 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
 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
 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
 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解囊輸之。
 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

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
 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
 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
 輒慙。思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似。似
 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
 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
 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自皙者。處子等。聞不發一言。
 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
 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
 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
 解囊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擾擾者。流特於郵旁肆
 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
 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
 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
 後生投劍怒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
 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雞黍爲饌。諸後生不
 肯留。歸舍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纔
 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
 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

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毋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 始靜衛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閤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若好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

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忽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與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徧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煙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蓋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尤爲僅見也。

魯顛傳

朱一是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圓一孔。下體著絮厚棍。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跳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卽踞地。展襖。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碎腹。囊囊然。顛喜。酒酒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

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應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廋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歛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歡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遭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縵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空虛。旁有園，扁鏑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見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扁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有所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灑口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憩門首。有頃戶啟。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寘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於此久矣。鬟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漸裕。而所娶鬟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鬟與子歸灑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耄。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頡云。噫。

一乞人得金鑲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鬟。鬟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鬟得鬟。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鑲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冤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况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惇卞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

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
屑爲倡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攫人財。不得不出於行
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
遇盜。知其守也。殺之。并戮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
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
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
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
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
若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
感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
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
且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
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
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梓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
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
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也。東陵生聞而歎
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

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卽猶愈他守
也。或曰。彼非賢也。將聞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
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賢而逸者哉。愚山
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花隱道人傳

逸名

道人姓高氏。名暉。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
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斷
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瞶瞶然者。棄去。羞與爲伍。慕朱家
郭解爲人。尙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
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事。驟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
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
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閩帥鱗集江上。爭羅
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爲。螻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
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
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
志摧。流離因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
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簪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
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
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

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為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園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脚。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灌漑。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白皙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為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簫。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往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為高公且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不息也。道人嘻然笑而不答。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隻字。所以為高。

虞初新志卷六

張南垣傳

吳偉業 公

張南垣名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墨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嶺巖。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鋼以鐵汁。刑牲下拜。劖顏刻字。鈎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榜為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僂僕入深洞。捫壁投罽。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擲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基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縹緲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豁斷谷。私此數石者。為吾有也。方塘石澗。易以曲岸迴沙。淺闔雕楹。改為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

可乎。華亭董宗伯元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以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調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房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牖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飢骸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爲此枝。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墜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

竿結頂懸而下絕。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旣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曠。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遊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石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

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壘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邱壑較之。

畫家為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疏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煙雨窮愁字面。在詩雖為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道。况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馨。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勸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

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慊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睡。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

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慙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閔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蒸盡楮屋。尙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

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齎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毫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駢。駢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城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詞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

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為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晴巖

天啟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恤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

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舸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為約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自懼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慷慨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韋於是。薰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為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或擗額。籲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為贖。或趣裝走京師。搥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洵。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為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

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軒吏部昇肩輿。衆爭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韋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韓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鑿鈕錄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盡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闔門鬻衣人。揚故牙僧。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鑿擲階。嗚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笞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楣俱折。脫

履擲堂上。若矢石。然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憊愕出不意。皆跟踉走。一匿署閣緣梯。梯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展。腦裂而斃。其匿廁中。鬚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常衆氣方張之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鄂。執市人撻之。鄂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拆聲聚衆者。誰爲熱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墜。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即

所夷瑞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弒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儀所悞。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爲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袞。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袞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竅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己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剗剗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蘅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啟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豐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客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

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歎。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人許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嘗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其。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袞大喜。遂別作一枝遺予。形以一邱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袞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受其聰巧絕倫。戲爲簫洞虛子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

者。其殆皆本於車君耶。

又曰。黃九烟先生。爲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衫。如豪富公子。時而被衲襪。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剜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尙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攜來。不能爲君奏矣。學子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口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子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子則純以禱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禱爲王。謂王爲禱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射隴

海寧陸永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

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東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二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

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為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當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為鬼之事。而鬼能為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為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不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為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 榕文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為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揆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許。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

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為真與偽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如畫眉。淒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所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賸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為源而且為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民也。夫是之為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既而思得。則笑。難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攤衾遠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本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錄

一 驗器。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 諸鏡。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媼妍。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己。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

千里鏡。大小不等。

取火鏡。向太陽取火。

臨畫鏡。向太陰取水。

取水鏡。顯微鏡。多物鏡。瑞光鏡。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

如在太陽之下。一 諸畫。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為深遠。或一面而見

為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

上下畫。

三面畫。

一 玩器。

乎玩矣。

自動戲。

真畫。

燈衢。

衢大市。

自行驅暑扇。

木人掌扇。

一 水法。

作水器。

龍尾車。

一 線泉。

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

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縣。一望數里。

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為諸玩。

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製法不等。

柳枝泉。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聲如山鳥。

鸞鳳吟。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目中所列

諸器。有非尋常斤釜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

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

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

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彼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

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籌耳。○原本奇器目略頗

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斑云。

虞初新志卷七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減齋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紉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救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軀也。頃之。兩人續以靈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襁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軀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

予者因強起。跋躄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樁。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踣戶語。戚告以故。咸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樁。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宮無人。三戶。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樁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纜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舡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佑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得。藉君庇。以分神呪。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

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願無金。彼武人。亦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旣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闈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戚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匍匐於門。郝方立毬場弄。

應召入。成瞪目欲裂。激而前。吾成三。是為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刀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為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諷聲已復。聞郝捷婦。戚與成。咸跪呼於外。曰。勿捷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為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為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為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遺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戚。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願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為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予戚。聽其覓

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纒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易為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願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為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豈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賚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易以金留公所。公但為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即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若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攜子來。先懇之。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即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妻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

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迭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遜爲首。約值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挽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佑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滅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恣。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厮。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潑潑。淚下矣。哭聲鼎沸。聞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佑。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老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睡。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

喜。急前抱兒。兒亦暈。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令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寶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度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咸以成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與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戚蓋鑄於祠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戚郎。則曷不於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紀周侍御事

陸次雲雲士

明天啟時。御史周公宗建。嬰疏擊魏闖。奪職被逮。錐楚至不能出聲。許顯純向公厲聲曰。此時復能嘗魏上公不識一丁否。卒斃於獄。六月沈獄。七月還尸。家中訃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許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所

來曰我周季侯。自京師來。又問吳中被逮諸公狀。饜覺曰。俱死矣。又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吳江。入門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也。赴逮在京。安有此事。喧鬧間。夫人急出曰。良有是事。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云。上帝鑒其忠直。俾為神吳郡。舟子許其一金。為我酬之。勿失信也。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人亦哭曰。吾得載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子拜領而去。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者。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矜。或光動若庭燎。或

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行。或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臆。熱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藜葦中。若漁父。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際燈。下。若有二足影。喞喞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則無有其人。回際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賾索隱。探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為年友。漢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俞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

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記盜

楊衡選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孟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彝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而南向。爇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犀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爲之陳庖廚。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

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眞實語也。不須疑。啟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耀。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週書幌。曰此牕。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卽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

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鑿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嚙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

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郃李微輩。即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洞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既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既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既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於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於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啣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

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草負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卽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綫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囊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囊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殲死獄中。令乃取囊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懼。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啣哀茹痛。疾走控額。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

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讎可得。金可還。太原之間。可通。而客之概。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遠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猶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旣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爲尤奇也。

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了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

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徒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豔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壽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縈戀不肯。妻愈力。乃擇日釋笄。雍辯。韓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罅。睇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啟。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僕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願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爲厮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誦謀。幻出弭耳。象檻之中。鬪鬪。繚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離若折朽。其深智。沉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往盱郡之變。里有長年爲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絳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弁。夫乃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離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厮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豔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醉馱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

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歟。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借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口口畢口口阮爾詢等。題為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尚存。不忍卽死。守婦人從一之儀。匍匐千餘里外。以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為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拆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搗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願是

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情所難得者此皆我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事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願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為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

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

虞初新志卷八

江石芸傳

吳良樞 增在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

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而明。或曰。此龍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烏能得我珠。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為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是構茅屋厓下。曠易終日。不為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為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

又曰。洪子去蕪。授我強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餘者自當借光梓入闡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蘿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獻麋鹿不辟。從之行。言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趨而前。則不為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峯。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煙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願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嶠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鷓鴣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於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 禧冰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曆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太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太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欵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白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

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瘵。驅瘋咒。並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子故。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為人解訟。關。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為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太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為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為

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禱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篆。以及癩瘡諸篆。殆卽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于一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道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尙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椹爲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扶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於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

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悲恨。乃鑄其椹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返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泔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裕。幅巾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夔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

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筍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逃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王猷定于一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闍黎尙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於作賊。是誰之過歟。

王翠翹傳

余懷澹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

婦人受人之託。以豔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攜來江南。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願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僮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踈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暱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晝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暱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

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船主。擁
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
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
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旣已驕愛無比，凡
軍機密畫，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暱，陰實幸其覆敗。
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匪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
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離散
王直之黨。適遣華老人賈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
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
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
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
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
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
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語。
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頭延入，坐上座，置酒。
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
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款，
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
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儻然自以爲大丈夫。

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主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
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
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
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
於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冑而
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海叩首謝罪。又謝
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
出海。旣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
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
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殲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
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歈歌。
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
大醉，瞽亂，亦橫槊，郅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
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會長。翠翹旣隨永順
會長去，之錢塘江中，恆悒悒搥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
國事誘殺之，斃一會，又屬一會，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湖長
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羅龍
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煙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

誘致徐海休兵。可謂志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况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於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會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卽死。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湖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 畫苑三高一

毛先舒雜黃

明畫手以戴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塘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常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貴。傳之一日於市。見鎔金者。觀之。卽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爲也。

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觀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就。安知工苦。能徙智於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輒軻亡大選。其畫疎而能密。著筆濳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槌。鍛金爲生。感慨徒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略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爲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髯樵傳

顧彩天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探。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如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

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髻怒。飛躍上臺。捧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髻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髻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髻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彼王靈官鞭殺者。髻怒。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嘗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認女兄宦。並庇兄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嚮身爲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髻得閒。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崑崙髻。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

顯者不能禁。髻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髻第三與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遠。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髻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髻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卽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願子曰。義哉髻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憂憂難之。况樵子乎。髻無姓名。吾師吳頌筠曾爲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髻梗概。亦可以知所做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具區以死。真可謂

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 表中素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為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於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躡蹠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席。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筥中得雉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門戶胥動。以為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於釜上。昏仆就室而臥。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為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為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漉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為南豐巨族。宗黨以為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

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為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於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為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子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旌而傳也。安得

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為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混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愬 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為遶。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猙獰欲迎。圍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為何物。亦不識交道。為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虿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

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情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為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宜從涇川來。為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為人之所不能。為並為人之所不敢。為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為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墮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為之友哉。

張山來曰。叙次明晰。斷制簡老。行間殊凜凜。有生氣。斯為有關世道之文。

虞初新志卷九

劍俠傳

王士正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

問何人停驂。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鷓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獷。至尼菴入門。有扉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扁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無妨。久之持硃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寤。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扉門已啟。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取出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

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費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局鑄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可肩摩。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人。至後堂。

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紫藥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務得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一紙書。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恂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山中狼。恨今世無劍俠。往愬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於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正阮亭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

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葱。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於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儕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恆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寢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

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啟。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啟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篆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於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中灑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爲角。芸者競取之。至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峨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

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予姓。旣數已前定。雖然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痊。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籬高篁中。篁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

來日上昇。明日往。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畤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鬢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地皆

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

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義大夫。尙書右丞。賜

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並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殞。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鋼之。堅不可啓。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為其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龔為工部侍郎。才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嶸侍郎。小字六和尚。髻時讀書燈下。水中孟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嶸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嶸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詔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蒙光炫耀。關帝披金甲。蓋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

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四。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僭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與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賢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箝。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綠藤。得無損。既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潔。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

任勝。諱上下矣。第由中之水。惟此有泉。渴則察飲耳。不意得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釋然。輟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慰梓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卽僱義。詣德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民宮徵水時。不呼眼。則淺障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寶髮生傳

陸次雲撰

寶髮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髮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護。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察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

若誠字乎。曰。諱。曰。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勤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若旭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銀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亭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凡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卽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束。蒙子還金。事諧矣。某日當婚。此婚者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乘主人之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憫。俯伏於碧草之上。婦一憫。俯伏於孤蓬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其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髮婦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

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憤然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為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為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為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惠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為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為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寶婺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為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薄。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

曰。君何為徬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為徬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為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為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徒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舉人感之。效金贖婦。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紀陸子容事

王暉丹

錢塘陸子容。名韜。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

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缸半滅。惟有月映繡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於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於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爲才鬼。尤勝顏仙。然才鬼附乩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於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雌雌兒傳

陳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

也。未幾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帷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媪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羣玉。與松江倪永清爲子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遭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

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勝。

於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定峯

弘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備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賜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饋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孀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爲程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歆豔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畫顧瞻崖崖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遊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踪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髻皓白然一紙燈設

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皆悲惋公揖而問嫗夫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掇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事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候官老儒才豐命賤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之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觀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法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熾烈焰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歔歔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

作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閩關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簀敝衾。塵土盈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欲泣。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哉。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於是嫗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嫗。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

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卹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謂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旣而東方漸明。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鬢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雨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願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嫗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於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爲嫗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贖給之。自撫按藩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爲富人。又爲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爲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期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爲婚姻。五子讀書三

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爲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復有遺憾矣。

虞初新志卷十

筠廊偶筆

宋 榮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中。內侍者持杖。猙獰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武城。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歧。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插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偉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之。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予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帙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蓋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鏞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尙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侍郎官禮。或曰。視尙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卽屬彝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腫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郎官詣尙書各請以

公事出。至期彝憲坐堂皇。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日詣尙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鉉。不卽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卽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尙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鏞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鏞。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吳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勳絕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於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

朝衣隨之見賊於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於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為之歎數聲見市中宮人逼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為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僕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於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也既信於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鉉急正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踪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會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後王師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概竟合兩骸藎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為獨盛特存此一編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洵子啟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為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

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籩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啟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檝檝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牕八為籩篷為檝為爐為壺為手卷為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為之魏子詳囑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

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蝨之細。視之大如粟。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瓜矣。

沈孚中傳

陸次雲雲士

沈嵎。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髻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峯頭。高吟浮白。有僧滯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嵎方醉。踈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凡席縱橫。置足無地。嵎乃積墨。廣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峯頂上。險韻獨拈。儻撐傲骨。與秋塵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醉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嵎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嵎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

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盡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嵎曰。善。令未成而嵎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嵎卽醉。令交誼既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嵎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嵎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閣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嵎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嵎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嵎。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縮春園傳奇二種。縮春園。尤爲詞場稱豔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重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亡。卽

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蔬。果。溟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殺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十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嘗攜杖頭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北野奇書

陸次雲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於架上。隨手取書一册。後令信手揭開。隨於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召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悞言。陳復摸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二子。視之。卽寺傍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搗骨。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於奕。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尤不可及也。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

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某。與我讎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逝。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盡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稱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

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救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

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設武宋口述。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

何以不我子妻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髻而爾多髻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蓋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濃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藎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艾衲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然亦恐宜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皙無髻之婿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快快卽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傳

李 清映碧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開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剝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

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筒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蕪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且蓋取所持錢悉面投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千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聳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蜎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趨趨咿喔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且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張山來曰余向訝旣已爲鬼亦安事楮鏹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 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鳥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

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為真犬也。輒羣集。遠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影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為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為。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襁褓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傲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往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徒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囑之。見圃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帷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豔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刎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曩於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

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淫獸增光矣。葛翁肯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十一

過百齡傳

秦松齡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勳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於是閩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尙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艷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與欲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

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游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縉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碁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賽。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蓄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百齡。果為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即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談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暗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暗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為僧。自號曰雪個。未幾病顛。初則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頗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個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為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個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為人後也。子無畏乎。個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

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若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為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於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啞字示之。其畫上所鈐印。狀如屐。予最愛其畫。恨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書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

曉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快也。而吳更甚。田曉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曉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曉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曉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曉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曉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蓋以此請。當必來。無却顧。曉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却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曉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曉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願謂曉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曉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迫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

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曉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違曰。能以圓圓見贖。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曉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曉擇細馬馱之去。曉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曉進帝。而帝却之。今聞曉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獻。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願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畧曰。

兒以父廢。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願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口。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塞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闔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闕。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鄜郿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

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曾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黠妻。同歸殲滅。便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為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為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嘯翁傳

陳鼎定九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為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顛。豁然長嘯。

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蝦皆破浪來朝。龍蠶多迎濤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閭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是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乎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畫善歌。既耄。聲猶遠梁云。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失名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右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真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卽非真關君。獨不可藉其力以鳴於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順治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既紫繡來。閻老非醜。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卽橋上杯茗爲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尙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逃前生。拜托

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尙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聞見卮言

顧程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仙大書。凡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遊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卽中式。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榻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凡仙。曰。雷神之名。本朝順治間。福州饑。畫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屍上。其文曰。六月。尺。展。口。月。不。查。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入。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旦心恆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乱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貴州番民雜處。多閩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承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子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膚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黝。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於今猶不忘。予初為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槌刀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為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羸惡。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於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曰。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於山。曝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為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於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為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鬻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為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

往有逃於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為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為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為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闍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為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為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為也。無為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為也。有為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敗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

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外史氏曰。神仙多為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為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即世之所謂神仙耶。

義牛傳

陳鼎定九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為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嚼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即遽犇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躡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輟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舁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為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

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讎人矣。皇天后土。誰爲吾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擻長鳴。飛犇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驚復舐二子。二子驚。客有持梃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讎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讎。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虞初新志卷十一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往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

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問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祕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士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沒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曾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薰。薰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為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因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蟠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纒。纒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

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於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尙有藉於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宏載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暮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於如錢蓮葉。熨製為箋。書心經一卷及筭。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髮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歔歔。悵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歙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祖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薛衣道人。後仙傳。為醫。凡諸惡瘡。敷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有所斷。歷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例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線。綴其頭於項。既合。漆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敷其齒。灌之。須臾。則息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為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

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琪敬舉

劉雲山。萬曆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湖壩雜記

陸次雲雲士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為神也固宜。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

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以之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凡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盡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過此排悶。安得爲新

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儼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

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輿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資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跋明年。官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於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山丰會來寄跡。故於其左背。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恆集。萬歷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通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惠飲。時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

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瓣。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忘。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固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張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玲瓏。洞幽閒。水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善姓。恆齋丁。

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掖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閉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毗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入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遺蛻尙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謫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而觀音一尊。得之大鰲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

剖鰲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蔡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其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釣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礮匠而沈之池。將僭奔而未道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旣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冤債雖髮。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筮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筮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塔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尙未午。而云我輩

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擗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筓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篋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開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噉。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讎。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

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佞。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師亦必以餌誘。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暉 丹 薛

潮野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遞。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迎。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蒼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煙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略

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豔麗。偕遊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為花木醫。其左曰太師府。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邊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憨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探者異之。

以貢揚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女。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為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窺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為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手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子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

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真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等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研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前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篋。爲明

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鄰壘。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擇。命止樂。忽有嚶喉一歌。聲出於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願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僮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若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予。吾

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於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為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開。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哀響菴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豔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於李夫人。臨邛道士之於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估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定饒逸。

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因。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豔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於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辟。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遠且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牡。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週。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五犬之惑。愚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犬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聞。故特存之。

虞初新志卷十三

曼殊別誌書傳

毛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松序云。疎離處青門。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白從春坊梅鏡曉。春到時安芍藥開。翠花曾一到。豐臺自解語。歸金谷。不是新髮。世應無又添一段遊人。生時母夢鄰。嫗以白花一當也。

寄使賣其前。鄉奶奶廟也。後鄰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家住豐臺。原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嚶嚶不可辨。阿錢遙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剪即能刻花。種人。不構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繡幡燈於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日有曼光。十指類削玉。黝髮委地。可鑑。橫波入鴛流。銀蒜雙垂。綵索曉日。

看寶鬢射妝閣。○張緝修廷瓚詩云。夜清醉不醒。曾
權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緋縮。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
環。髮留視。圖自序云。飾子生。平所被。百環。百結。蟠頂。前名百
百。環。髮留視。圖自序云。飾子生。平所被。百環。百結。蟠頂。前名百
春。○環。髮留視。圖自序云。飾子生。平所被。百環。百結。蟠頂。前名百
同。無。○環。髮留視。圖自序云。飾子生。平所被。百環。百結。蟠頂。前名百
却。生。時。雲。端。方。編。○詩。長。東。風。吹。羅。衣。八。衣。空。製。湖。湘。日。號。初。德。山。百。環。百。結。蟠。頂。前。名。百
右。禮。華。領。好。香。斜。傍。青。山。讀。花。長。不。掃。有。誰。能。堪。作。鬼。眉。神。別。人。願。性
貞。靜。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噴。噴。稱。好。姑。則。大。愧。歸。不。再
出。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
二。世。兄。往。視。不。許。吳。文。學。兩。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
名。花。引。與。長。莫。道。小。家。劉。碧。王。莊。無。復。嫁。汝。南。王。對。先。是
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為。人。妻。
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不。自
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余。喜
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詩。云。守。身。堅。擇。對。儼
儒。士。毛。君。不。願。將。文。史。入。賦。朱。月。關。三。部。空。續。夫。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
塵。毛。君。不。願。將。文。史。入。賦。朱。月。關。三。部。空。續。夫。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
女。湖。客。毛。賦。將。文。史。入。賦。朱。月。關。三。部。空。續。夫。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
湘。湖。客。毛。賦。將。文。史。入。賦。朱。月。關。三。部。空。續。夫。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
詳。造。兒。出。若。名。先。凌。李。日。雲。柱。下。關。三。部。空。續。夫。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
諺。賦。訪。客。毛。賦。將。文。史。入。賦。朱。月。關。三。部。空。續。夫。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
北。無。方。以。獨。麗。情。慕。花。下。驚。鴻。何。允。翻。豈。有。十。斛。珠。野。授。予。次。日。插。戴。
花。北。無。方。以。獨。麗。情。慕。花。下。驚。鴻。何。允。翻。豈。有。十。斛。珠。野。授。予。次。日。插。戴。

烈滑粉陳相銀壻○人名假取
 詩竊房序思鉤何施別學爲書
 云書中云字學處侍有書之觀
 警夫便於寫可開花字黃悟
 見子成是嘗爲弄子書刺
 仙之家雜爲弄子書刺
 姝銜塾弄子書刺
 漫經學簡刺
 七年新編
 每輕於親
 聞戲紋文
 素作上史
 腕門畫眉
 寫生之字
 膚賞於畔
 ○○秋即
 潘張當是
 檢檢書林
 討討黃林
 未鴻紙傳

大停訂啼到傍官之殊
 史驥三詞人稽之平者
 爲御生云問夫藉視佛
 徵欲却檀色梵酒屏也
 名拜向心相夾屢前也
 受青天慈願爲乍曼汪
 殊城花質然錫愛見殊
 本不落玉菩以訝陳詩
 在能爲享寢以微天序
 西去認解○殊名入云
 來迦身語○以燭僕宵
 處陵身語○以燭僕宵
 曼殊歸執孽
 既歸執孽
 長陵升丞悟靜已之
 恨慧元啓詩因驚新
 歌雲月上云親絕世
 同滴紗曼陀禪此更
 往官楊夜花喜劉劉
 往露高散遂同真號

貴云里漫出憾人路大
 教夢阿生歌三理居
 連授錢求云同多官
 理一却婚相斷實不
 被枝喜三國有僑離
 雲和嫁唱滿紛王繼
 避露才踏公祿宏之
 種人涉重論將色
 委行古論乃九乎恒
 身忽風爲乃九乎恒
 情傳助情多錫家
 願婦助情多錫家
 同伊名聖時來郡
 死中到謂悠主仍
 ○止韋曲許三欲矜
 劉官曲許三欲矜
 文贊曲許三欲矜
 學復曲許三欲矜
 且離花標長永
 詩鄉望長永

優一疊見學
 控帶如滑
 春露相識
 如開識詩
 海簪爲云
 萬花插嫂
 朵蓮花新
 花蓮花新
 光到瑀傳
 入豐簪帳
 座壘湘音
 來其母兄
 陳序云原
 仍然堵堵
 極矜吳家
 三欲劉標
 劉贊曲許
 學復曲許
 且離花標
 詩鄉望長

警若絕
 遍花籃
 搜力坐
 術其中
 不治懸
 遂立願
 願捨身
 作佛弟
 子少不
 治乃召
 繪者

絕篋而坐
 之東西
 推挽若
 鞞然任
 疾黃門
 傳約然
 爲有奇
 疾

作遍體若
 燁使婢
 按摩之
 不足

痕癬在胃
 傍氣積
 不行歷
 數載審
 候終不
 得其要
 領每疾

腕寒也既
 謂傷肝
 轅東風
 木揚春
 作秋止
 又既謂
 中慙有

彈市樓
 樓盲女
 在莫作
 段師看
 願得奇
 疾初書
 刺心痛
 謂

解一語
 弄春聲
 道馮梁
 座散助
 後酒曲
 爾猶拋
 紅豆視
 家諧相
 思腸斷
 別

籠然剖發
 遂能彈
 不可已
 呼盲女
 街前
 琵琶
 聽數
 曲諦
 視其

園爲國敵
 子清眠
 眠○細惜
 夫○子
 復之
 三復
 則已
 能矣
 按
 那
 度
 節
 絲
 黍
 不
 得
 爽
 尤
 喜
 眞
 定

眠○細惜
 夫○子
 復之
 三復
 則已
 能矣
 按
 那
 度
 節
 絲
 黍
 不
 得
 爽
 尤
 喜
 眞
 定

圖之名曰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行文學安定詩猶
病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兒行遍雖無跡猶
處金蓮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本吾家
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醒

乃刻桃木爲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
廟因變作佛元白如紅香好容顏
一喚采蓮百餘天嬋娟又病不醫
影蓮花分巧夕歸視六真類佛前
季友前驅香花小窗淚視六真類佛前
言隨外前驅香花小窗淚視六真類佛前
延處立歸香花小窗淚視六真類佛前
何依前歸香花小窗淚視六真類佛前
又病時歸香花小窗淚視六真類佛前

英人乃復其影名留視圖而題詩焉
黃香坐滯鉛華現圖展向春風題
任道門滯鉛華現圖展向春風題
昨冷如冰消滯鉛華現圖展向春風題
佛前燈來阮庶常春衣風題
佛前燈來阮庶常春衣風題
佛前燈來阮庶常春衣風題
佛前燈來阮庶常春衣風題
佛前燈來阮庶常春衣風題

一處詩佛佛昨任英一聚延何言龍季影一喚廟
處詩佛佛昨任英一聚延何言龍季影一喚廟
處詩佛佛昨任英一聚延何言龍季影一喚廟
處詩佛佛昨任英一聚延何言龍季影一喚廟
處詩佛佛昨任英一聚延何言龍季影一喚廟

斷粉驚時空留視詩騷車細雨滋天落花春影光滯花
驚時空留視詩騷車細雨滋天落花春影光滯花
驚時空留視詩騷車細雨滋天落花春影光滯花
驚時空留視詩騷車細雨滋天落花春影光滯花
驚時空留視詩騷車細雨滋天落花春影光滯花

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開閣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
逼遣之者曼殊復活曼殊月十日食死三越日高殊如斯
意之復來者李檢討不虞舉家慘懷丞相謂曼殊毛耶
何治南來者李檢討不虞舉家慘懷丞相謂曼殊毛耶

語異同落紅徒區區大至相逼作
事踴躍尺藥餘懸脈下悲願欲斷
聽館尺藥餘懸脈下悲願欲斷
呼恒尺藥餘懸脈下悲願欲斷
共恒尺藥餘懸脈下悲願欲斷
愁恒尺藥餘懸脈下悲願欲斷

石惟以起相見如魂一信倉卒飛
全惟以起相見如魂一信倉卒飛
藥惟以起相見如魂一信倉卒飛
仙惟以起相見如魂一信倉卒飛
料惟以起相見如魂一信倉卒飛

云苦家畔不而全藥仙料愁共呼聽
云苦家畔不而全藥仙料愁共呼聽
云苦家畔不而全藥仙料愁共呼聽
云苦家畔不而全藥仙料愁共呼聽
云苦家畔不而全藥仙料愁共呼聽

病轉劇嘗曰吾小者常爲尼懺除之
病轉劇嘗曰吾小者常爲尼懺除之
病轉劇嘗曰吾小者常爲尼懺除之
病轉劇嘗曰吾小者常爲尼懺除之
病轉劇嘗曰吾小者常爲尼懺除之

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劉魏銀盤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義里唱張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林周和曹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諸到成諸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君同帙學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至郡如士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同館雲下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生疎李詞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有誌志不以尼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
君虛願可發死挽甲自死君歸者吾請
仙馬元紀挽甲自死君歸者吾請
史會馬左有梁司農朝者吾請
作嘉左有梁司農朝者吾請
中王西作梁司農朝者吾請
花麟洽鼓司農朝者吾請
雜陶深詞農朝者吾請
劇陶深詞農朝者吾請

皆乘載
別集載
時任黃門詩云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
孺人死。索予為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
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
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
隔烟霧金槽寶却紅一裙大叫曼殊將不去○高微首空濛
飛羅裙淺澹鷓鴣黃一東綴腰白玉床長恨無○高微首空濛
黃行爲覓返魂香○吳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
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翦不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間為詩五十首。名清淚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九烟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
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
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為何許人
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
瓊事。不覺驚愕叫跳。已而潛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
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為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無
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
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

心願不樂。以為才人何苦為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
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
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
豈有中意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
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
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
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恆。正
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為君訪之。
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
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
蹠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讎集虎邱。公何不
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為不速客。乃屏
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
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遊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
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
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
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拊。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
曰。松竹鬼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即立揮百絕
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

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叩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遂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其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舶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柩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啟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

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箝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病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值之。久之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所馳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願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關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兩君。姑蘇木桂。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儒。金陵錢韶。善歌。鳳生。江陵熊御。善舞。小媽。荆溪杜若。芳洲。洛陽花萼。善笙。朱芳。錢唐柳春陽。善瑟。梁才。公安薛幼端。善簫。善籟。

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

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跡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溲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憐。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攬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

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
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
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
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
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瑩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
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
愴然收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
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
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舟。抵靈墓所。
瑩衣縗。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
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
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
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壠
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
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
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縷。嚴
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
棺中。爲殉。啟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
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

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感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
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囊中。裝爲置墓田營
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
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於
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啓窗縱
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
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
春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歎
歎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
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
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
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泥沒耶。今
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
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嫋嫋來前。則崔
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
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
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
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
才子。梓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闔其無人。六

如。慙。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贋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攻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為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端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為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憤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為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可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木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塘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窳儒畫。窳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云。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人之請。彙所為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遞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甬東袁賜貧。為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子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嘖嘖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為文言之。今夫為文者。非持論。即撫事耳。以

議文屬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於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瀟灑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整錯。漢魏文也。驅遣於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轆於軼。擗裂頓斫。作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曠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鬼醜。法張驪騎。衣冠士法闍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幃。算齒。餅器。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鈞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烏晴。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蟬。蛺蝶。蟻。蠟。蟻。蟹。蟹。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於青

稱蓮

章侯博古牌。爲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斂。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牌。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於世者甚多。則其食報於將來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於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既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於我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暗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汗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踪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

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譏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安。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今稿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感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於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儉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潛然淚下。儉兒心驚。專心伺之。婦即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儉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鼾睡。若不聞。儉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擯擊鬼婦。其夫方覺。儉兒呼令急爲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竟死爲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爲何人。而儉兒亦自忘乎。其爲儉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實有先年自縊。繩頭尙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

祕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卽於所懸身下。暗爲記明。於方行解下時。或卽用鐵器。或卽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於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瘡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實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卽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虞初新志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

王謙撰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

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恆被害。有明宏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閣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巋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徭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祕。授計閱七日。賊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措。有左道用符演咒法。無一效。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

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既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泱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泱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廐中馬，偃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為常。今大司馬遼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為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瘡，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

以資傳聞之采云。

附紀香木作像

錢塘吳陳瑛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於公，作像奉之。公為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貝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寶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於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為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於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為嚴嵩崇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薙髮，懾伏於皇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干羽，而格有苗者，輝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妄訟

吳陳瑛寶崖

永年馬兆燿，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

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遽發鄖陽司理某親鞫。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謁關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蠟一錠始未嘗見也。迺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鞫。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憐天運而咎神。神其能主乎。若巡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尙存案卷。永年王察觀公猶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貿然許。司理不貿然行。胥役不貿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風竹隱逸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

城三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闋。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床。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狐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敘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流芳豔。允爲情種。乃

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涎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並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峯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

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舫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丫鬟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專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尙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旣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攃仇子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熱。如新淪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卽告去。余

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人屬而和。得詩詞若干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嗟。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跡。窗戶不啟。倏而坐人之床。以爲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尙得見之。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爲師。

太恨生傳

徐 瑤 大 璧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

娶元女夫人。婉嫻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風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爾君小星。吾卽守木叉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門庭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媪。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媪甚甚。往爭曰。向聞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媪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每亦見女賢。密諭媪。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嚴。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婿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

計女沉吟未答。既而泣拜曰。妾慚悖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字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甯。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倘稍逞情緣。冒嫌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肫側。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媪呼。不入中堂。問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語。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

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卽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竝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慰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舉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疏。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室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刃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籀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後爲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媪兄及姪。坐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媪。甥更爲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

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媪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媪兄劫媪。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偕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遂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辨香供佛。余當一以資女。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歔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醜與剪於衿。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趨菴中。防護甚

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險知已。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生。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願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感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護。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跌。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惘恍。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

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往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為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備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賴。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為作咄咄吟一卷。情懣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祕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為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擬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於勢又便。况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違權。事固弗易為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為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於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鈺。今以鈺易金。雲鈺即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為方響。再變為鈺。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為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祝然。然而猶瓦為之。明與平伯從子高。通蓄婢住子。能叩食器為幽州歌。箏師擲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若干。則水盞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強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於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掬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歎。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住子者。而使予誌於石。其文曰。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盞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瓷。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郎漸安。犀插自燃。戛卽兩胡。挑將宛轉。試斟淥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旣越蕤板。亦邁徵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電響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篋篋。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瑄。藏於幽隴。元康阮咸。乃闕古塚。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尙具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珊珊傳

黃永雲孫

珊珊者。字小珊。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蔡叢卜之。宜男。及珊珊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珊珊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

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珊珊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雌姪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雙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妾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嫋嫋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間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邈。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眞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珊珊延佇旣久。雲孫得數數目之。珊珊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

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嫻嫻在。命家嫻以其私詢之。嫻嫻不言。嫻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嫻嫻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嫻者。咸願以金屋貯嫻嫻。嫻嫻聞之。輒大悲。至是聞嫻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旣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嫻嫻忽遭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嫻嫻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旣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嫻嫻曰。妾命

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嫻嫻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嗚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口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嫻嫻死矣。雲孫旣內傷。嫻嫻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嫻嫻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嫻嫻窈窕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嫻嫻旣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論曰。余聞嫻嫻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遁。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治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墟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如是。而嫻嫻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卷十五

記同夢

閩秀錢 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讎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於庭。裝襯一册。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忻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子曰。雖然大塊之氣。寄於靈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詞。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歎息聲。披衣起。肘子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

後出。豔色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青梅一丸。燃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樓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淪茗。梳掃訖。兩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曦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姐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邂逅天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閩秀顧啟姬評云。麗娘見形於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歸合評牡丹亭。見寄於予。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其記同夢以誌異。

述怪記

繆 彤歌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鄒司直寓中有物怪憑扃。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床曰。王將至。未幾。聞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驄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塔級。人馬層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關。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等居此已久。公何富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關。我當為武關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

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為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也耶。

啞孝子傳

王 潔 汲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為啞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孱。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祲。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予以糲糲糝精。受而納諸篋。自掘野草。剝木瓜以食。歸則扶其跛。父母於茅簷。盡傾篋中物。憫然進篋。曰。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熾於先聖。樞星門下。而斂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餽飼之。苗壯蕃息。遂為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洧盤外史曰。予聞諸慢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賤貧。瘖復孱。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

內省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深得史公遺法

孝巧傳

王 暉丹齋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於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頗潔。有老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於所暱愛。讎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僂僂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於父母。則泊然也。問有自謂能養。或亦等於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仙記

洪若暉

乩或作叶。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仙降爲批乩。名之曰乩仙。亦謂箕仙。又謂之扶鸞云。凡乩仙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河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仙去。故乩仙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王人玉。暨子兄弟。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仙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八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墨仙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仙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仙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仙曰。汝輩餓乎。羣曰。然。予爲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箸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仙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綵紬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

桃等久之。請於予家樓上。凡請仙。必須樓。所謂仙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星。凡爲仙弟子者。其名咸仙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佞不求至何足以賦。遂完命。遂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薤。字法絕似螳螂張膝。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未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仙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證。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仙。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予藥方。下卽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手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

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卽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供碧桃子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醉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問謫仙耶。今少矣。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爲君售也。贊曰。臉臃而衷腴。所舉又若梅。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磐。近天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思。是武城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諫古人書。稱泗杏之通儒。盛哉。猶與父什襲之。不輕繫。迨滄桑之會。張生旣物故。王生莖生亦相繼亡。仙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捷與南宮否。仙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鄰何公紘度。陳公瓊。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予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逗發遠

爲期。君家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雋南

宮。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

二十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

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

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暑刻不爽。誠足奇哉。予思

仙。仙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

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簞上藥

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

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房乎。或曰。筆仙墨仙。類工

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感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

墨。况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

則他物可概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

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

此。然予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

桃者也。均不能過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子終不

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能政。皆所優爲。獨

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

中冷泉記

潘介劬石

中冷。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冷。胸膈皆有

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

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峯。突兀雲表。飛閣流

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離岸。但不知中冷一勺。清澈何所

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噌噤。激石

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圻。得見世所謂

中冷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

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

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

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

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

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

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

如法。卽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泱背。然亦無從得銅

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

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岫嶙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

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香乎不可卽矣。日暮歸舟。

酒甕茶鐺。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愆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亘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繩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祕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冷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霧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于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繩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笥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繩。啟視之。水盎然。滿甕旋舟就岸。烹以瓦鐺。須臾沸起。就道人瓠瓢微吸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骨。二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為山。穴而為泉。山不徒山。而峙於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顯令屠狗賣漿。菜傭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

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贗鼎爭傳。獨中冷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冷。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桓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額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甕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絕於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而水已滿甕。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髯參軍傳

徐 瑤天 鑒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聞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參軍尤奇。作髯參軍傳。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右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

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蠅。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票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捨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而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盡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懸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麵十五斤。生蔬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麵。生蔬酒如前約。髯立飲至盡。卽所佩刀。

刺殺生蔬。而手自揉麵作餅。且炙。且啖。蓋其半。公子曰。參軍酒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擊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蠹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爲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還軟。凡庸退弱。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卽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於亡。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髯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句傳

毛際可補筋

李。句。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糜。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問。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鳥。插。花。滿。頭。徇。徕。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敵。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句。向。為。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佯。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於。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為。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古今說盧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嘩。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峯懸白練。遙看珠網掛層臺。

漱澗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花風遍大洲。

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生疑慮隔天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吃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現。都在衆生心地開。

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

嶢峻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鼈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石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於屠釣。今之異人。隱於乞食。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句詩不止於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減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初歸千秋。即能識字。能擊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為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

何作此惡諱。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鏤。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郵會。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淑。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尙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款頗相就。低崇。懷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染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鈿閣鑄顛倒鴛鴦。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減齋

王安節。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善。同受教

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鬚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余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眞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予作。今銓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竟婿於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於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茹葷。獨宓草微能食乾鱉。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然阿

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減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聞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為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為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為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釀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匆匆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且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予入之譜。復隲

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虞初新志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一

周亮工誠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村。陂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為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藁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為圍棊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

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纈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饒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於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吃煙。衆大笑。因詢能吃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煙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煙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各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煙。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

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脅下尙有翹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齋。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特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點勝。我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歷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個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

人悼惋。命解縲。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個出籠計。附記於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豨獠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鳥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扇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懸靛面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尙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嫗鴆娼。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乘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臃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怨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鉤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

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罍盡投諸殺核其
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命取他席上殼核投
罍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
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料盃盤之類十五累
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
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
數尺人爭塞門墮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
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
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
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
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孀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
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
人特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
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甞睡
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
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
自持斧略加剝斲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
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貧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
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

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
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
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
而勸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
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
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
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媼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
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
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
盡皆立品行級臻荃者耶吾友安得叩九閻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
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
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
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
火是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
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
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於慾異於常火亦
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予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妖廟事矣○某道

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是為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為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為觀美。領不紉纈。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為諸生。今且貶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嚴東樓。東樓畫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為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於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諧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

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為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元。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為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閩閩。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為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為法矣。

江州黎媿曾為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為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釋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闢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

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於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減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視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滯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尙。面而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盞。荷葉。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狻猊。獠。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列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巖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首。人馬毛髮。亭臺遠水。

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蘭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刻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璠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恣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爲飾。而囊諸古錦。更書答汝璠之語。以戒後之特其巧者。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宋起鳳紫庭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頗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

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磬。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篷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微。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選甫

張南邨名愬。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錮宿德。禮謁始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蓋孟粥鉢。宛然頭陀。踪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響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梯爲記。采樹葉題詩。以爲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

人恆至乏食。垢衣敝襖。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卽甚湫隘。鬻雞他人掃除。未竟視南。卽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卽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攪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肢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頗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

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贊曰。策杖而去。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剋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榻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愧焉。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減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蓮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曠。急索畫。曰。尙未款。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

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為買官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去矜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鏤，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願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即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為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為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並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為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於是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異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

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滴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所賞識，頃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唐仲言傳

周亮工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替但默坐聽諸兄咕嚕，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頗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不遺，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癯，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

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祕異。迺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傳

周亮工識齋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歧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計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校讎。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啞。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釋。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塔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羅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

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收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踧踖。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於世。以觀梅拆字爲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省四畫爲丁。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

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蕭田賞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為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晝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闌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為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繫繫之。兩臂赤，脚走百步。上呈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間，暇鼻息。煦煦然談笑大噱。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為太夫人庀寇窳之事。公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襍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飲

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即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為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爾狂走為公急難，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為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謂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于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張山來曰：仰田以異人自負，惟牧齋知之。彼即有知己之感，然則異人亦好名乎？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 琇 玉 樞

海寧查孝廉培經，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

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嘗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丐。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雜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

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旗旌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郡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撫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腴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

虞初新志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候

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巧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於地上。判某日及草行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謂蹉然足音矣。

康熙庚辰正月二十六。錢塘庠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頰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即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為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奉千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並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賈公文詣廟焚之。歸即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懣。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二十六日子堂。傳袁生員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既天師傳命。不

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二十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問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日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卽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愉悅難信。而樞親見之於城市。中城隍目爲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涿洩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災。委曲救拔。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嘔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書介 茲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獷。不愜於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

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有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寢。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獷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祕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日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祕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脉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祕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錯愕曰。吁。是願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醫不可却。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醫報謝。醫復錯愕曰。吁。是願安所得活。

殆有異醫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曰惟其父拱立闕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獷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來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

外史氏曰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獷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曰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尙得謂粗獷哉今世之不粗獷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於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謂耶

人軀

鈕 琇 玉 樵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

新闢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册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籩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屢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登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啗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人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僕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席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昇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

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猶龍子。則竟作求解挂枝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勦鄭寇。大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遣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詔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於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風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

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運磚土。築成小廟。並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起神宇。丹碧輪煥。而宵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士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軼

鈕 琇玉樓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以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答樵而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為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為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詔其安。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真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鬢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諧。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為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懼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丐為子師而免。紅桃亦於

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錄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遣。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細縛入帳。識為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闥麾下。疎狂之咎。尙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均足千古。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

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會無愜意。適見君子。閒館絕遠。囂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淪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心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闕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

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張山來曰。八狐媚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

速走。稍遲半刻。不無與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因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於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一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微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主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為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

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謂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襲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猿公既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即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

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巖。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則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銀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蓋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款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舁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之。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

藏。首於官。龍巖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因行善事。媿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義命自安而已。

物觚

鈕 琇 玉 樵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鷓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同奏。生穹谷山中。鶴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鱗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垣。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啟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

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面柁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艦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綢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於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濱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謹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吾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銛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枝牙。毛肱鱗背。坐於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

釀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於是瀕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刀。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言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讎。愆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遣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於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於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海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

釜飯。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即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摑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握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僮僕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齧狼藉。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嘆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合洗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翁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如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弓發弩。其中尾蛇首攝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即甦也。良久清醒還

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臟俱見。趨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宏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宏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儻乎。

張山來曰。若蝦蟆不復化去。則尤甚阿堵物也。

名捕傳

姚 □ 伯祥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譟。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

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求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噴罵曰。懶媳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炕。上搏老公乎。婦而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褲攘臂袖中刀長二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旋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昔伯波口授於予。予為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南遊記

孫嘉澐謫公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澹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匏繫都門。非所好也。已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溘逝。穉子天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為境所困。欲復寄蹤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庚子秋。東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甕難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沉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清苑。觀背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恆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祁於慶都。思軒轅於涿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發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沉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略相同。時值冬暮。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叢林如束。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不得志於禮闈。遂與

之借。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也。都中樓攘。緇塵如霧。出春明門。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酈道元宅。注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瀾漫。極浦桅帆。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顓頊氏之故城。南至於河間。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衡漳潞衛。高交淇濡。皆經其境。以入海。府首曰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里。仲舒下帷之所也。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賣漿毛公薛公以及東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匆匆過。未見也。東南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止九百里。極目平疇。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橋跨之。兩岸桃柳。新綠嫣紅。臨水映發。爲徘徊橋上者移時。南四十里曰開山。遂入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歷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爲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見一峯甚高。怪古突起。煙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山之北來。午

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次早欲上土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領官稟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口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民上者。旣不能禁。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向午已遲。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濕風冷。請以異日。因而觀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北城爲後垣。一城之中。廟居大半焉。塔堞多古柏。云漢武東封時所植。塔堞有碑。其文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封號。歷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旣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洪武三年

六月二十日。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挂白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巔。可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遙見火光明滅。高與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然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慨已。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塔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峯對立。中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浮空。瀑流飛響。清心韻耳。磴道從西峯上有碑題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峯之頂。高插煙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登久之。迴首遐眺。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脈長而廉隅四出。駢植疊累。皺若蓮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授索而登。抱柱而息。比磴道盡。反無所見。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峯擁

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欄。門內金錢積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鑄。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亘萬里。河朔諸州。星羅棋布。循大行而西。中洲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竟徐灣。環若衣帶。嵩山二室。如兩卷石。淮陽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有殿。庭中石龕起。意古者金泥玉檢文。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餘。而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並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摹其頂。古者長狄在齊魯之間。豈其遺種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山上。視泰

安城如掌大。汝水一綫環於城外。徂徠若堵。蹲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廣闊。乃汝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巍峨。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千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榦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蒼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其北有駢蹕亭。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東南爲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行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榆。高三丈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楷。雖不腐

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柏。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柏。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獨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爲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今其城在山。不可灌。子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圮。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有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此。又南曰桃源。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山天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

沫。洶湧澎湃。其猛驚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連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運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陽其爲魚矣。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當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誰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魄。皆爲美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淮安南曰寶應。實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賸餘紅。樹凝濃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以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蹟。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寧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翳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東曰虹橋。園亭羅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岡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惠山名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卽此是也。東至於泰州。昔韓魏公知泰州。夢以手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猶顏曰捧日。南至於

瓜州。遂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踞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累觀粧。刻節。遂望焦山林木青蒼。土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山。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其遺也。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爲淳樸。至丹陽西。見山綿亘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秀麗。登惠山。飲石泉。清冽而甘且厚。下視無錫。羣山拱峙。衆水環流。名酒嘉魚。菱藕之藪。樂土也。昔秦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葱鬱者。靈巖穹隆支硎。元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閩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然俗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爲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泉。

曰。懸泉。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劍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奇峯。峭拔若削。北闢一壑。中有清池。劍池也。劍池之西。又闢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劍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劍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陰沉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闢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衆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奇觀也。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晒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清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峯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內。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楊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既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

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入踪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峯紫翠。冠山爲寺。架木作亭。樓臺煙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嶺。渡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隄。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隄春曉也。隄西有園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隄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有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繞而白隄。橫孤山。介兩隄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子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還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過。而假手於人以益前愆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

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使天下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為誤於其身。復誤於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一時之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以為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為孝。孝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讟其君。而於天又何怨焉。廟西有墳。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墳南亭臺。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塔者。南高峯也。其遙與高同者。北高峯也。茲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峯下。路旁皆山。蒼松翠柏。蔽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沉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冀有所遇。沿山深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題曰飛來峯。過坊而西。乃見奇峯。特峙流水環周。洞在山腹。橋當洞口。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

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四通或巨。或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間者。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峯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落深秋。亭北有寺。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箒。曲折其中。有時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境。欲一借問。而深山人。無人林間。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因亦至其嶺上。天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覓路。忽見一片瓦礫屋壞。牆存土焦。石黑。路聞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峯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又四圍幽壑。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為虎豹之窟穴。山魃木魅所往來。因返。復至飛來峯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歇焉。次早。復至飛來峯。不入洞。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湖湧金曉霧。成霞。山嵐抹黛。景色變幻。林密怪奇。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韓世忠忤秦檜。解官攜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峯。復至冷泉亭。問所謂靈隱。乃知扁雲林者。即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寺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

尙曰帝輝。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邱與比邱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嫻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卽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則拜。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照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并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旣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爲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峯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有上天竺。乃昨所睹燒殘者。男女雜糅。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

處哭英雄。子墳之南。南高峰也。峯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並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砰磅訇磕。而至洞口。卽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煙霞嶺。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問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徧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復至孤山。入行宮。行宮之制甚奇。複閣重廊。周迴相通。鑿石爲基。削巖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嶼。橋水磴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舍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望千洲三島之仙蹤也。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羣。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遶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驕與船之不能遠到。而遊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留數日。遂渡江而東。錢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

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早則引湖水以溉田。溲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戮防風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臥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為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停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曰鑑湖欲遊吼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峯有洞。水滿其中。西峯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菴。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

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高圓若塚。衆峰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非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砥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礎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鱸峯。其下有廟。為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霧雲斂。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澈。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書右軍序於其上。亭前為石成渠。以為曲水。崎嶇踟躕。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為是鵝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非舊矣。然此皆人為之者。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湍急。潺潺於茂林脩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叢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登叢山。乃瞭然。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鎮

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遠幽深。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果。夫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叢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實未嘗見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由紹興復返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爲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彷徨。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山倒影。上下皆青。出樟梓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牆白。纖塵不染。其清華朗潤。令人神恬。南至鷓鷯原。山勢怪特。峰巒岔湧。密峙駢植。東江流如一綫。入原口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峰直起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釣臺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峯縹緲。上入高青。怪石嶒嶸。下臨

沉碧。瀑流噴薄。墮玉飛珠。澗水層波。調笙鼓瑟。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陶隱君語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峯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天險。南入橫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亘。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高視遠眺。不能坐臥。偶值偃仰。兩岸之山。次第從船牕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疇。遠望崇山。煙雲繚繞。摩天礙日。傳聞其上有朝真冰壺。雙龍之洞。乃王初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而滑瘦如削。烟嵐高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楓桂。雲眠樹間。山橫雲上。高薄深林。令人有小山招憲之思。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爲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亘。直豎綠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爲象。西至弋陽。有龜峯山。衆峯直起如笋。有青山頭峯。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螭。或履。或光如僧。或髮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櫻欄芭蕉。延滿巖谷。奇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一石橫兩峯之巔。下

空若洞。亦奇境也。聞貴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谷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瑞洪以南。西望並不見樹。短草黃沙。煙水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匯。煙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闊。連峯千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霞鶯齊飛。水天一色。蓋實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揚子。泛吳淞。涉錢塘。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無恙。習而安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觀劍池。西入清江。至臨江府。城東有閩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孝先皆居此。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經醴陵。出淥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三吳。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桌綿葛。松衫魚蝦米麥。不爲奇技淫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兩岸之山。秀而

雅。草多茅菅。扶疎猗靡。皆有蕙薄蘼蘭之致。每當五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騷騷九歌。招魂之句。如觀澤畔之樵悴也。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澤也。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也。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鬱葱葱。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少減焉。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峯爭出。高不可止。復嶺互藏。厚不可窮。石壁插清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峯。其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峯下。謁廟後望五峯。其頂皆在雲中。登舟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於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屋爛若。繪綉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之石玲瓏奇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西至於全州。爲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

有光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云肉身。在塔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興安。有陽海山。半山有分水嶺。水春流水。可以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灘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灘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爲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興安者始安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水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廻舟轉入灘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灘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於此置阨。阨猶關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槎枒。連峯疊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峯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八門五花。江爲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峯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乘巨纛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予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時跨馬出遊郊垌。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下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

然高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迴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窮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山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水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乘炬進數百步。冷氣逼人。同行者懼。遂借出。聞土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荆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爲人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讖。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舒江中。舟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爲久。猿苗土獐。蚺蛇山羊。錦鷄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

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俗兇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舟返棹。曩之至也。雲峯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江流漲綠。暑中偃仰。曾幾何時。而稻禾全刈。木葉半黃。雲白天晶。涼風蕭瑟。回思江南。暮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竄其然矣。過全州。復入湘山寺。有扁曰再來人。予嗒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入寺也。而何怪焉。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一峯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讀韓詩註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封其路。遊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雲封。終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云。星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峯。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峯。迴雁為首。嶽麓為足。是也。其頗有道鄉臺。昔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雨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為之築臺。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

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臺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九嶷。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瘴花善紅。蠻鳥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曠。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雍容。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為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為人。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沉也。過廣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見炬火然灼水。而漸望漸高。乃明星也。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為卑。水吾皆以為狹。非果卑果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

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爲是。乘桴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歎。因所大而大之耳。今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卽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岡。皆在湖中。時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尅期八日。平楊么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爲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邵竦篆額。當其盛時。仙靈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爲荒榛蔓草。頽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有仙術。亦不能留其所愛。武穆塞塞。雉羅於羅。徒以忠義之性。結於人心。而遺跡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又見之焉。北出涇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漢沔。沃野千里。似燕趙

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爲臨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雄峙江澚。其上有祭風臺。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而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荊口。兩山對峙。東曰驚磯。西曰大軍。驚磯有達摩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沔口。沔水又名滄浪。靈均遇漁父於此。沔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壩山爲城。塹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兩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兩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荆衡連鎖。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沱潛漢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湖匯民多水患。盜賊乘之。楚俗慄。輕鮮思積聚。山藪水洳。流民鳩處。其人率皆猥。龐雜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峰高野闊。氣勢沉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列方城。左擁穆陵。所謂冥扼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北

至於信陽。信陽古申國。東鄰息。申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蔡。昔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確山。至遂平。有植枵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澗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澗水不流。卽此也。北至於葉縣。為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潁許之際。平疇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崆峒在郟鄏。而具茨在新鄭。與首山相望也。襄城鄭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成皋。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漈洄。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臺。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卽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若城。

垣。少室之峯。直起若臺。觀雖無。昏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居中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羣峯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岳陽黃鶴。極江湖之浩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奇麗。睡常入夢。醒猶在目。非筆舌所能傳也。在寺中間達摩遺蹟。僧云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之墓。北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昔孟堅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蘄遼。碣石恆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礙日。路皆青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秦晉蔽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鄭蔡許。鄧宿杞。邾沈。虞邢。虢。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總挽九州。闡闔華夏。土田肥美。物產

茂實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榦。河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九。大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爲北榦。五嶺衡巫。西接峨岷。東抵會稽。是爲南榦。岷嶓華嵩。是爲中榦。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榦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而陡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峯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巔。水澗。洞跡。漁樵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遺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語。於水見知者之動。其突兀洵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澗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

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還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竹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爲地所陷。斯山川有畛域。爲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礙。果其心與物化。而性與天通。則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榮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臆几。不必耳接之。而後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自茲以往。吾可以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張山來曰。浩浩落落。萬有一千餘言。就其登涉所至。隨

虞初新志卷十八

筆點染鋪叙。綺麗芊緜。亦復激昂慷慨。適足以囊括宇宙。開拓心胸。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得僅賞其模山範水已也。

聖師錄

王言慎旃

子與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曾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為朝廷旌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輪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為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為朱温起居。宋少帝之白鵝。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人子也。平章之鶴。死殉其雄。那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鸚。弋鵠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殉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洲之騾。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捨

抱哭之母。裸然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鬚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殺。夾道蜩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彙集一帙。為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閒閱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不備耶。

白鵝

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鵝。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浦溪上。曉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凄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雁邱。顧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煙。辟除不祥。一雁偶為煙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

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邊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蠅。其雄驚墜。猫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思爾。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瘵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鸚

高郵有鸚。雙栖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鸚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為烈鸚。而競為詩歌弔之。復有烈鸚。碑衛衙梓巢。鸚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卻之。雄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囚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驟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警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鸚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泰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鸚巢焉。雌鸚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鸚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雌鸚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雌者亦鳴而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鸚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雌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啟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為鴛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嗚嗚。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即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鴿

江浙平章嶮嶮家。養二鵠。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鵠詩弔之。

鵠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鵠。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鵠塚云。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過。郡人饋以鵠。頸爲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鵠。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鵠哀號數晝夜。絕食。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鷺。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己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己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雞。向前踴躍。有似

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紿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斂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搯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爻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桂。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峯。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饑久。冒死取噉之。旣而轉狎

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即以簀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媪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擲揄之。婦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于窰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遠至。猴即嚙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道人隨而往。得屍窰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之。俄入草芥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

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向隨乳。將利刃銜至車薄內。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逼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瑒出獵。縱火蕪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遇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丈餘。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

水中。還以身濕。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闖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會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佞走歸。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狻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乘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

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圍。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於邱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蹄土成拘。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待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於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薰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於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於青州。有孫中舍居園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閤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於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銜衣。搔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

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曠。盜足衆以爲異。執之。致官訊服。

沈處士恆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劍。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劍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劍子國。動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劍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爲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其傳爲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竄。低聲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遂免沉溺。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居于響。有戰馬。號黑大蟲。駿異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圜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

因葬焉。號為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搆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蹶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專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躍以死。人號為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蹄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驢馬也。高七尺。尺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躑躅哀鳴。未幾

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騾。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惟蘇者。當陰雨暝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遁子人。騾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目擊其事。感之作義騾行。

羊

鄂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到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共事割宰。及迴。遽失刀。乃為羔子銜之。致將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始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賃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僱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為鋪中所奪。去。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帳。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鬚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亦觸石死。

鼈

宋傳慶中。一士夫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

黃德瓊家人烹鼈。將筮筮殺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筮。皆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惡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殞。德瓊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瘥。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齋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齋。沈歎其義。遂命折齋終身不復食蟹。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與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

微動。湯灌之。遂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尙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承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某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游。遇鷺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遂菴相公一清。令家伴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鈕 琇 玉 樓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個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

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入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整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卽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遇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鑿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巖巖。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髻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後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摒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

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徒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關難叩。幸逢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費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鞞鞞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

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闕。寶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也。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寶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綠幟者二人。爲接寶官。察收貢物。引押寶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一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尙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

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不可曉。

虞初新志卷十九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宏工。紀載有七。所論天下七奇者是也。

一亞細亞洲。必鬱城。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

也。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

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闊厚四丈八尺。以

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植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

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二銅人巨像。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

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舶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舶認識港口。以便叢舶。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約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四亞細亞州嘉略省。茅索祿王瑩墓。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瑩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銅輦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殂。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為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

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附公樂塲。古時七奇之物。歐邏巴洲。意大利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塲一。體勢勝圓。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塲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塲相鬪。觀者坐圍圓臺。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塲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附海船。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

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揚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鋪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十。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

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卽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詡菴偶筆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佳。無事矜奇鬪巧也。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以香火座上。雷仍自襯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卽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若爲雷神。

則以柳下惠爾焉。澆我之度量。效臯陶執之而已。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蓬。轟擊三十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為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為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為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鱸麵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麵店被焚。婢跟踏逃出。為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減。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鱸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為罷業。及折鍋。下有洞穴。生鱸數百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為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

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焉。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賡唐。天啟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為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颺。鬪載。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為首。而朱次之。豈為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為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為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

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單於鬢上方頂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尙緩。亟入欲攬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襍被隨之。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嚮吾子爲歸。申既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夫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反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證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視面而遽成交耶。

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匾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今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扁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酉秋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

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為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燕觚

鈕 琇玉樵

宣城高檢討遣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年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灑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入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為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灑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

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詢灑。灑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灑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灑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觚

鈕 琇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齋寺。攻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扇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纏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轆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鑿鑿曰。君無顯秩。即一芹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營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

禮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禮。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閉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闥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于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暮下。久且闕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常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意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強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扇輿而至。極矚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問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

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寶四者。沈邱槐店賈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則。夢黑丈夫。頤而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躡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髮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象馬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瓠

鈕琇玉樞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戎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踴躍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嚙。生怒爭不已。旣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

念卽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習生取珠爲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反以自斃。想亦書生啟御史之衷耳。

吳觚

鈕 琇 玉橋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琇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謀。其

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雒臯。冒巢民愛其才。延至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揀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搗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髯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疆訝其多。髯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粢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爲輟膳。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虞初新志卷二十

三儂賚人廣自序

汪 价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册。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類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樞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利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罥。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嗥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頎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潛其故衣。懸在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

疑懼心。余嘗爲牧豬奴戲。凡讌集。翽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囊金。伙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撤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恟怙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總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類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榮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傾詩書之氣。

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即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
 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西北
 疾。與安令。嶧縣令州守曹壘孟粵西者死。河北
 遊繫沈。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左營
 君仕岳者。皆以直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寬州通判
庚令吳定遠平。以進士為吏部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
 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為南面貴人。可謂榮矣。
 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
 優游林水。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為三儂湯沐。邑此
 非天縱之耆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
 之中。默為提救。壬申。隨先君官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橋
 桅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浮水面。是
 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
 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為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
 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胙竊。殆
 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
 隸入吾室。愕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昔平
 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蟬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
 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

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園
 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
 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
 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荆
 州。謁賀惠籬。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屋。僕夫駭走。虎躍入田
 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砦。飲於張鑑
 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駟然據鞍而行。聞
 從人謹譟聲。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
 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齧一白額
 虎坐嚙溪流。余與眾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
 人。眾客噤轉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
 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
 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眾客越宿樵
 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視之
 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
 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與正酣。為役夫催起。乃驚失之。
 余短於目。窮隄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為誰。迨老
 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
 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青。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

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咨目。瞳文。罪其失職。冤矣。余誦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即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目。睚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俗之感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藪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媵妻。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鬢然落其二。時選吾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邁。有客相見。必誠我以年數。舉我以紅顏。則其爲衰體。亦可知也。余在蓉江。受異人術。能練臂爲鐵。聽力士。佗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痿。齒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寔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釐破舟。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冤乃白。同一臂術耳。客以寔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孱書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

變。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鷲。霄。之外。目迷陰。障。耳轟怒。濤。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客之饜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葱。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盞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罈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率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在天亮之目。主人悅。問亦取。憎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

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二罍無贖漚。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予意。從者報曰。日高起矣。四人啟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噦略。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憊。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酌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釀。拇戰不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鑑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盧禁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常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芟。姬文之昌歌。近日俗尙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箇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

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煙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感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於重。不輕爲塵泥。卽至襪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襲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團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半舫。團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峴。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庋板之房。不耐卑庳下溼。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閨室幽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宕往。有會心處。啗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癢。體氣榮暢。卽沍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疴。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

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瞬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唯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詞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謂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贖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葷。淫一妖孀而殞。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齋精爲主。世之愚儉。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

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嚮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探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汎掃。不以煩厥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薅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黷。擲弄鱗鱗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潯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柅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間極有花卽看。有酒卽飲。有對奕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釀。繼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梅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邗水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恕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遠衣裾。分菓粟與之。各壓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蓀二兄讀書翕園。後爲買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

衡公先生。正在設禮。留與崑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為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釋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為海內番教。表余驅車入郡。屢收河嶽之美。倦則以鈞陽清署為歸焉。其他遊旅主人。無不款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道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為。通余之所為介也。余殫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為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為嘯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壁阮傳人。乃以介人為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起。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替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禰衡搥漁陽。鼓君陽出而歎。冠袖為之提。撮其間左。願右盼。意氣激昂。擡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願不樂。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為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謂。恐

亦在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鈞。與夫頃刻花邊。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乩仙。尤極靈響。即非真仙。當亦才鬼。已卯應試失利。情懷悼恹。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委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臆兒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峯。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遭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樽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干戈以求貝。則為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

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假假乎廡所騎。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常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頗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慙兒肉褰衣。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卽時就道。余以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慙俗。故一以冲舉歎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惛人之閤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祕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重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探芝咽液。高坐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

客。鼈守丹爐。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余不信。屋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梁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敍語。余幼隨家人往。果與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闔密偵。見一人垂首鬢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謂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免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邏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煖煖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欸乃聲。惡羣鴉聲。惡驢人喝道聲。惡買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啣嗔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熟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

賈誼之長太息揚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逼仄動與世懣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財祖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邊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電甌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蠶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皋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探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辱辱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三代尊彝眞贗各半橐負抵舍家人意其貴重啟視之確確然皆邛上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卽星失假使余囊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獠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吹鼓沙與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

狴者客讎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予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鯨首刎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贖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囚於羗里司馬魍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贖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倅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駒也因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令嚶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靈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雋者奉余爲

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嘆喑。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官廩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之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藝儉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澹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詫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爰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妓王翩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已有授僞秩官人。僧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

欲刺我。以刃。而官稱爲大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塚已崩。幾出。魏首。穎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旁黃石塚。藉政墓。側姊嬖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親爲疊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褶。心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款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賜語。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令燕又知也。

余方童丱。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鑾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聘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畫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險。糜耶。今後但爲歸潒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爲聾牙棘齒之文。但爲依籬傍闥之文。不復爲開疆辟疆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爲丈夫檠戟森幟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神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遠吾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闈。日與蠅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且暮擢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闢汝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劄啟謝曰。价風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

不樂冠裳。豈其濼汜餘年。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渚。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爲侍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纓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搆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日。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蠅。久甘噤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爲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遠。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謂爲奇遇。螻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顛磨而去之。若將灑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羸之末翎。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向集自至少老。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內申詩刻一册。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瘞體醢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慤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甍容數升者。奉之。紅

兒不辭。曰我善酒。傷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踞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嚶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嫖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卽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實也。非罰也。余乃隨調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讎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園。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塲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醜齷逢遷卒。七義光芒嚇主翁。其聲連滅。有顯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聞之。喜其描情繪意。有

若寫生。無不頤解。己酉客上簪僧伽舍。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安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櫟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賂證。時泉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問。大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征人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束囊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上賜先相園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讎閣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欹。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貝。惟恐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閱達旦。不備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暇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媵。祕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啟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

一為中書段玉美。一為給諫薛衛公。一為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為大總戎魯璧山。一為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為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為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器。陳列階前。諸同事並啟分賦。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響。鏗鏗。中丞為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撒筆長噓。自壞己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儋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為大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腐。妄為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抹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為最快意之作。當又絕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徵辭。崔實之答讒。因譏以寓興。崔駟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據志。揚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

墨為遊戲乎。余曰。昔孔子曰。冉父為犂牛。斥宰予為朽木。觀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為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閒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蹶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為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祕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百世聽之。即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醬額。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令嗣柱東。曾通稿紆。因索種種奇書。尚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板橋雜記

余 懷濟心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翻翻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清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鴉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灑灑。衣香滿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擲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願次之。鄭頤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緜。水煙凝碧。迴光鶯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巨。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滕。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搗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迴。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一倍。至頤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履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擁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關於枕上。眞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幮文樹。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香澤。所

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為主。不以鮮華綺麗為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過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儉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鴛母愛鈔者。蓋為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接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開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

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託鶉歌喚客聲。舊院馬二 翠惜別留歡恨馬蹄。勾閣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越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

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錫 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 感湖湘。開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英小名 詩選閩。新城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涪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以上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

紀雅

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以蛟龍鏡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
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 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
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妓如朱
斗兒徐鬪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
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
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
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
纈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
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
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
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娘
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
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草青將軍者乎因贈之
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
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
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
守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

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
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
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
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合睇兮又宜笑殆閨情賦所
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
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簪楚楚有致中構長軒
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
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
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
席磨險糜熟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
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江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
甚衆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敷飾
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
三知己則慳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
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
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
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
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

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藁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韓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呢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閨房，江上

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聰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歌，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嗶嗶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聽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囊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生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闌，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娘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游，潛焉出涕，真

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塵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僧。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速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驚彩鳳之區。排封家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僧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僧。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

城方罍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幘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鬢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觀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事。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書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

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中翰王武之。郎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寒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董白字小苑。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

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遍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貧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鬢下粧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候門。

卞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孃娜。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葉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問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

剪就黃緇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玉京有妹曰敏。頤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摧琴斂手。而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瀼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屢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范瑤字雙王。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瀾。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

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濩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泆。故又字曰琴心。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僮父所阨。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間營救。借往訪之。風鬢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風離鸞之曲。如猿吟鶻啼。不忍聞也。余說內聊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剋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靚靚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

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福王。自爲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鍼。構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隄汗山。入雁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侯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

粉搢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為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為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

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為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躡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為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日時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為一

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變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裔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為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為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子爭一識面以為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顧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暉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驕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

墻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帔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衛。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崇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復還秦淮。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嗜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

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旣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篋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以上紀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執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罍絲管。以及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

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破其頭上際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闔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仆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

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漸恨。遍求奇方。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擊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闌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酒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鬃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啟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雒鼻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

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足。羣姬雨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尚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

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履。伴狂沉酒。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塲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觀瑜上。爲參軍鵠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人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威。並能屏風。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開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入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

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為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為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游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籠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為名妓。忽為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螻。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

及玉峯女士馮靜容借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鬢髮委地。或橫臥地上。衣服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買其餘勇。尚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閣黨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全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

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以上紀軼事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榮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闌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門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壁殺釘核。春滿漿。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攪分機。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送百會。心歡。裏鈔。神金。水情。友閨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